

新四军东进后首张布告书写者——

胡明茄幸运逃脱日军魔爪



胡木青父亲胡明茄

近日，镇江市民、今年73岁的胡木青老人来到坐落于丹徒区宝堰镇的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再次仔细观赏父亲胡明茄（音jiā，曾用名胡铭佳）书写的新四军东进后发布的第一张布告《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胡木青老家是荣炳曲阳村，她不止一次听父亲生前说过写布告背后的惊心动魄的遭遇。回到老家曲阳行政村曲阳自然村的老宅，小女儿胡木青回忆起父亲胡明茄躲避日军抓捕的经过，仍然眼泪汪汪。她说，1938年夏天，宝堰前隍来了抗日的新四军，父亲胡明茄与本村的胡天喜、胡明法等几个进步青年来到前隍村参加新四军，并作为抗日政训班的学员聆听了陈毅司令员、胡发坚参谋长等首长的讲课。

一天夜里，陈毅司令员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胡明茄的家中，胡天喜、胡明法等本村的几个学员也被邀请到胡明茄家里。首长给他们几个青年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让毛笔字写得好的胡明茄负责

写布告，其他几个青年负责外出张贴布告。

后来，日军前来扫荡，发生了华山战斗，新四军主力部队转移到了溧阳水西村，胡明茄等几个本地的年轻人留下来继续斗争。他们在敌占区继续张贴新四军布告，日军发现后进行抓捕，已有新四军游击队的队员陆续被捕或牺牲。一天夜里因叛徒告密，日军冲进曲阳村抓捕胡明茄，情急之下胡明茄在家人的帮助下从后门逃走，躲避到村子边上的一口水塘里，用荷叶盖住脸。日军没有抓到胡明茄，就到村子周边四处搜寻，发现村边有水塘，便对着水塘开枪射击，所幸没有伤及胡明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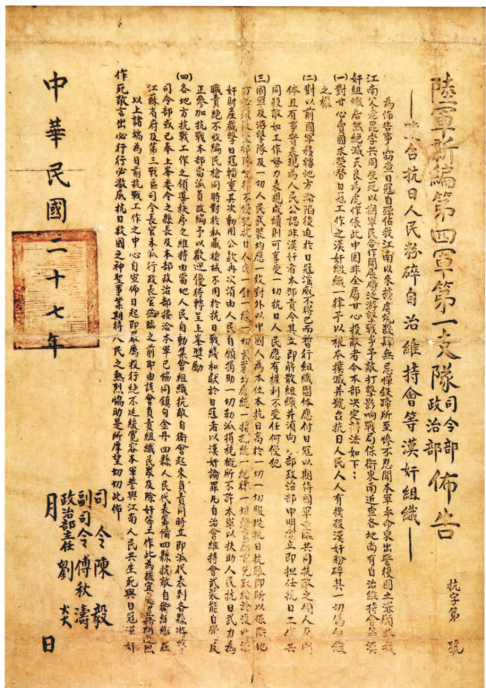
等日军撤走后，胡明茄仍不敢回家，上岸后投奔镇江市大西路上的亲戚，后在大西路上给人家当私塾先生。新中国成立后，胡明茄先后被任命为永庆里小学校长、宝塔路小学校长等。上世纪七十年代下放到曲阳村，后又回到市区安享晚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87岁高龄时去世。

令胡明茄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抄写的新四军布告，被另一个张贴布告的新四军游击队员王章子舍命保护了下来（《镇江日报》于2015年8月3日曾作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重见天日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原件珍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复制件在宝堰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长期展出，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党团员、青少年学生。

胡木青的说法得到了曾追踪调查该布告来历的荣炳中学原副校长、今年86岁的凌全福老师的印证。“整张布告由小楷抄写而成，字迹清秀，笔画工整，乍一看以为是印刷版。”曾奔波数年，走访多位接触过布告当事人的凌老师介绍，1938年夏，号召各方力量一致抗日的《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样稿，由接受培训的荣炳曲阳一带骨干青年胡天喜、胡明法带回，由胡铭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镇江市宝塔路小学校长）抄写后，交给上坝村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战士王章子出去张贴。

胡木青告诉记者，她住在市区的大哥胡杰，今年已经86岁，虽然腿脚已不太方便，听说宝堰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新四军资料陈列室升级改造后开放，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准备前来看父亲写的新四军布告和新四军史料，重温父辈们在江南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目前我们的日子都很好，平时市区和老家曲



胡明茄用小楷抄写的新四军布告



胡木青称当年日军就是从这副大铁门冲进来抓捕父亲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阳村两头跑跑。”胡木青表示，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准备在8月份约上为张贴布告牺牲的王章子的后人一起来缅怀英烈，重走抗战之路，重温抗战岁月，将先辈们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胡龙芳 方良龙）



任迈烈士

近日，尽管清明节已过，镇江丹徒区宝堰烈士陵园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分别从武汉、南京、苏州、扬中等5个不同的地方前来祭奠同一位革命烈士——中共丹南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任迈烈士。记者现场了解到，他们一行9人都是任迈烈士弟弟、妹妹的儿女。

任迈（1913—1941），原名国藩，号介屏，1913年出生于丹阳县城。他少年时常到邻居夏霖家听讲革命故事，因此受到革命思想启蒙。“九一八”事变后，年仅18岁的任迈不顾家庭的阻挡，离家北上参加义勇军，后被家人从北平强行追回。但心怀革命理想的他又以到杭州医专读书为名离开家乡，在杭州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反动当局监视，1935年被迫离杭赴沪。经多方努力，他成功找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

1936年末，任迈遵照党的指示回到丹阳，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迈与



宝堰千群代表与任迈烈士亲属共同祭奠

彭炎等组织丹阳青年救亡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先后任中共苏南特委委员、民运部部长，丹南县委书记，丹南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1941年2月的一天，中共丹南中心县委针对皖南事变后的恶劣形势，在句容县樊甲下隍村樊玉琳家召开扩大会议。会后，大部分同志当晚随即转移，任迈和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袁先锋等几位同志留下住宿，不料被汉奸告发。次日凌晨驻宝堰据点的日伪军包围村子，任迈、袁先锋不幸被捕。

在被敌人押解宝堰途经丁角桥时，任迈乘敌不备，突然从河面丈余高的石桥上跳进寒冷刺骨的冰河中。敌人向他开枪，他一个猛子潜到桥洞下，把藏在腰间的秘密文件和党员名单撕碎，深深地塞入河泥之中。等到敌人下河抓他时，他已经把文件等处理完毕。

任迈被押至宝堰后，敌人用尽心机，软硬兼施，

企图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但他坚贞不屈，开展了绝食斗争。关押一星期后，敌人一无所获，就把任迈押赴刑场，先杀害袁先锋，妄图以死来威胁他交出党组织情况。任迈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

1984年10月，原丹徒县人民政府在两位烈士牺牲的地方（现宝堰烈士陵园）竖碑纪念，后来陆续有其他革命烈士移葬进宝堰烈士陵园。2015年任迈烈士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在祭奠现场，宝堰镇党委书记张彦，镇江好人、负责烈士陵园建设工程的镇江市兴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正乐，宝堰老少故事团骨干故事员等，与烈士亲属一道祭奠了任迈烈士。

祭奠仪式结束后，任迈烈士亲属说出了一件尘封已久、既心痛又无奈的心事。任迈烈士的侄子任进透露，大伯任迈刚被捕时，为防不测，地下党的同志将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附近的百姓家中。在那腥风血雨的抗战岁月，由于人员变动频繁，后来与寄养孩子的家庭失去了联系，且当初寄养时考虑到保密，并没有说是任迈的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任家一直在苦苦寻找大伯的孩子，但一直没有找到。

“大伯的孩子就寄养在宝堰附近的丹阳与丹徒一带乡镇，如果健康长大，现在已年过八旬，很可能仍健在或留有子孙。只是年代久远，靠当初寄养孩子时的信息查找难度很大。”任进说，如今现在科技十分发达，如果再发动大规模寻找，并通过DNA鉴定，或许能找到任迈烈士的后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徐白华 方良龙）

任迈——用生命守护党的秘密

烈士亲属齐聚宝堰吐露寻亲心愿